

吕黎平 著  
解放军出版社



ONG TIAN  
HI LU

# 通天之路

# 通天之路

吕黎平著

解放军出版社

一九八九年·北京

# 通天之路

吕黎平著

---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平安里三号)

(邮政编码100035)

新华书店经销

廊坊胶印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8.25印张180千字

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5065 1227-0/I·171

定价: 3.50元

社编号 04—0036

## 写在前面

那是在北京国庆三十五周年阅兵现场，我在天安门西侧的观礼台上。当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战鹰编队临空掠过，我翘首仰望，心弦不由为之一动，似那银鹰喷出的气浪激起了谐振。莫可名状的是，那穿云破雾不时闪现的银鹰，竟与刚才过去的空军阅兵方队那刚健有力的脚步相映照，在我眼前展现出一条路来——一条通天之路。正是沿着这条路，人民空军的战鹰拔地而起，仰天长啸。在抗美援朝的空战中，她喷出一串串叫敌胆寒的红色火舌，沉重打击了美帝空军侵略者；在协同陆、海军解放浙江沿海岛屿的战斗中，她掀起一道道摧枯拉朽的黑色烟柱，使蒋军遭受惨重失败而天逃；在捍卫祖国的万里领空安全中，她击落一架架入侵窜犯的敌机，使全国人民免受袭扰；在援救灾区的现场，她投下一朵朵悬吊物资的玉带伞花，使饥饿的灾民摆脱了死神的挑战；在通往各方的民航空运线上，她满载着一舱舱旅游的中外贵宾，使他们安全到达目的地；在绿化祖国的大地中，她撒下一粒粒优良种子，使它发芽生根茁壮成长……这是多么波澜壮观、振奋人心的场景啊！

观礼归来，我就萌生一个念头，要用文字描写这条通天之路，以缅怀这条路的奠基者——我敬仰的老一辈无产

阶级革命家，纪念这条路的施工者——那些默默无闻、勤劳实干的战友们。可是真的动起笔来，又感到要复现这条路的全景实在是自己力所难及，因为一个人的阅历只能体验历史长河中的一个微段，何况我的经历有限，文笔拙涩。有幸的是，人民空军从建立之日起，我就同她结下了缘份，尤其在初创时期，我参与了一些具体工作，曾数次直接聆听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陈云、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指导与教诲，他们运筹帷幄、耳提面命的身影，至今仍然经常在我脑海中浮现。那就尽我所知来回忆这通天之路开创初期的一些情景吧。

现代战争往往是从空中开始的。因此，世界强国都在发展航天科学技术，加强空军现代化的建设。面对这一现实，我们要教育青年一代，不应忘记从鸦片战争以后，世界列强，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欺压中华民族的历史。我们要团结奋斗，艰苦创业，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维护世界和平。只有加强自身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来回答对方的挑战，才是良策。

有一种说法：我党三十年代在苏联和新疆培养的航空干部，是第一代开天人；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涌现出的空中歼敌英雄群体，是第二代开天人；而当今走上中高层领导岗位的一批年轻飞行骨干，是第三代开天人。此说是否精确，姑且不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通天之路是需要而且应该由一代接一代人，不断强化、拓宽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有这样的期望。如果这篇粗陋叙文能对关心与立志振兴中国人民航空事业的后来者有些许启迪的话，那笔者就十分欣慰了。



本书作者

2003 2/06



1949年作者在莫斯科郊外疗养院与张学思、翟云英、王弼、刘亚楼合影。

# 目 录

写在前面 .....	1
<b>第一章 回到延安 .....</b>	<b>1</b>
曲折的历程 .....	1
激动心灵的欢迎场面 .....	6
使命感 .....	10
从学习中得到的启示 .....	14
同起义的刘善本机组相会 .....	17
在朱总司令家里做客 .....	23
告别延安 .....	28
东行漫话 .....	31
黄海遇险 .....	36
<b>第二章 创办航校 .....</b>	<b>44</b>
何以在东北创建航校 .....	45
我军第一所航空学校诞生 .....	49
艰苦创业 .....	54
展翅五道岗 .....	62
一场有意义的争论 .....	68
汤原驯青隼 .....	74
对职务的答卷 .....	82
哀思严振刚同志 .....	86
迎接新任务 .....	90



<b>第三章</b>	<b>紧急任务</b>	<b>95</b>
	寒夜搭车进沈阳	96
	随东北野战军进关	101
	叶剑英主任接见	103
	天津之行	105
	北平纪事	107
	特殊任务	110
	成立军委航空局	115
	周恩来副主席召见接管干部	119
	急赴南京	122
	司徒雷登的狼狈相	126
	逃亡者的哀鸣书与接管的大胜利	129
<b>第四章</b>	<b>赴苏谈判</b>	<b>132</b>
	领受出国任务	132
	研究空军建设草案	138
	中央领导同志面授建军方略	140
	赴苏途中见闻	147
	刘少奇同志参加第一轮会谈	155
	草签协议	159
	参观与考察	162
	圆满完成使命	167
<b>第五章</b>	<b>新的使命</b>	<b>170</b>
	毛主席指示选好办校人	171
	勘定航校地址	175

空军组建后的第一次会议 .....	178
突击筹建航校 .....	183
开学典礼 .....	190
航校体制编制和学员选拔 .....	194
突破理论关 .....	197
生动的思想政治教育 .....	202
<b>第六章 雏鹰展翅 .....</b>	<b>205</b>
插翅蓝天 .....	206
毛主席勉励航校指战员 .....	211
三次扩编 .....	212
航校的苏联专家 .....	217
对飞行事故的态度 .....	219
一名要淘汰的学员成了战斗英雄 .....	223
问心无愧胸开朗 .....	228
成立第一支航空作战部队 .....	232
战火中的速成训练和建军 .....	236
威震长空 .....	244
向东北人民致敬 .....	249
<b>卷末絮语 .....</b>	<b>253</b>

## 第一章

# 回到延安

人的一生中，对其投身的事业总有难以忘怀的一些往事，而浮现在脑海中最清晰的往事，又常常是在一生中为数不多的几个重大转折的日子里发生的。我的这篇叙述，就从四十年前由党中央营救我们这批在新疆有功无罪而被打入囹圄四年之久的共产党人从虎口中脱险，胜利回到延安——当时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大本营、引导中华民族谋求解放的灯塔、我们朝夕向往的革命圣地开始吧。

### 曲折的历程

一九四六年五月下旬，张治中将军宣布释放被国民党当局关押在新疆迪化市（今乌鲁木齐市）监狱的一百三十多人中，有马明芳、张子意、方志纯等我党高级干部；有陈潭秋夫人王韵雪、瞿秋白夫人杨之华等烈士遗属；有由盛世才请到新疆去工作和在那里休养的一批残疾同志；还有八年前在新疆建立的我党第一支航空队的成员三十余人，我是其中的一员。

在此之前的头一年，我党中央在重庆谈判桌上向国民党当局进行了尖锐的政治斗争。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国共

两党达成了“释放除汉奸以外的一切政治犯”的协议。与此同时，毛泽东、周恩来同志还当着蒋介石、张治中的面，指名要求尽快释放在新疆被囚禁的这批共产党人。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张治中被任命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政府主席。在张赴任前，周恩来、邓颖超同志又亲自到他的寓所，对其做了富有成效的工作。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张治中将军顺乎进步的政治潮流和人民的意愿，到任之后采取了履行《双十协定》的具体行动。由此，我们终于被宣布无罪、无条件释放，结束了长达四年之久的铁窗生活。

出狱那天，我和战友们的兴奋心情实非笔墨可形容，就连平素生性沉稳的同志也禁不住手舞足蹈起来。四年来，我们受尽了心灵上的折磨与肉体上的摧残，我党创始人之一的陈潭秋和毛泽民、林基路同志惨遭敌人杀害。党中央营救使我们脱离了虎口，得到了自由。那一天，我对“党是再生之母”这六个字，更有了铭心切肤之感。

六月十日，我们一百三十一人分乘十辆卡车离开迪化奔赴延安。一路穿过茫茫戈壁、道道险滩，十八日，车队到了黄河之滨的兰州。时值夏季，或许是因为呼吸燥热的空气，我总觉着胸腔阵阵发热，心总静不下来，望着那奔流不息的黄河激流，昔日的往事，象电影一样一幕幕萦绕在脑际。一九三六年十月，我在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工作。是月下旬，总指挥部及红五军、九军、三十军在甘肃靖远西渡黄河，然后向甘西北进击。一路上我们与国民党军阀的优势兵力数十次喋血苦战，还要忍受人间难以想象的饥寒交迫。战至最后，近两万人的西路军竟只剩下几百人突围进入了罕有人迹的祁连山中。经过四十三天艰难跋

涉，最后辗转到了新疆与甘肃交界处的星星峡。这条西进的曲折历程，在中国工农红军史上写下了极为悲壮的一页。一九三七年五月，幸得陈云同志奉党中央之命赶到星星峡，将我们这些百死一生的幸存红军指战员接应进了新疆迪化。如今再渡黄河，向着东方，向着延安，心潮激荡，思绪万千。虽然我们一行只有百余人，但我心中油然而生起一个信念：道路可能依然坎坷，但前途必定光明！

车队距延安越来越近，我和战友们的心情也越发急迫，只恨车轮转得太慢。人一兴奋话就特别多。记不清是谁大声冒了一句：“要是有机架飞机那该多好。我们就甩了这慢腾腾的老爷车，驾机飞到延安去！”那个“飞”字叫得真响，既表达了我们心中的万分期待，又透着几分自豪。不错，别看我们这批同学并不特别起眼，可是却集中了当时我军几乎所有的飞行员啊！

四十年后的今天，回首往事，我们这些第一支航空队的成员尽管每个人走过的道路不尽相同，但都在不同的岗位上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空军的创建尽了一份力量，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特别是在空军初创时期，按照党的指示，我们都较好地发挥了骨干作用。因此，在这里我想把笔端再次转向历史的深处，简要地写写我党第一支航空队的由来。（关于这支航空队的详细记述，三年前我曾专门写过一本书，题名《星光照西陲》。）

我党对航空事业的关注及人才培养工作，可一直追溯到二十年代。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六年的十一年间，我党先后派出五批共二十多人到广州孙中山办的黄埔军官学校航空班及苏联的航空学校学习航空技术。其中先后学成的有常乾坤、王弼、唐铎、徐介藩、刘风等人。他们是最早

置身于航空事业的中国共产党人。但由于种种客观条件的限制，我党未能建立起自己的航空队。

一九三七年秋，富有远大战略眼光、当时担任我党中央驻新疆首任代表的政治局委员陈云同志，不失时机地向党中央建议，利用我党与新疆军阀盛世才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关系和其“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航空队”教学条件，集中培养一批我党自己的航空人才。这一建议很快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完全赞同。与此同时，陈云同志对盛世才进行了有成效的工作，促使其同意了培训我方航空人员的有关计划。

在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的积极支持与过问下，陈云同志回延安以后，又精心选拔与具体筹划。一九三八年二月，四十三名红军干部学员在新疆迪化集中，在党中央驻新疆第二任代表邓发同志的亲自组织下，我们进入航空队。同年三月三日，主要为我党举办的名义为“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航空队第三期飞行班、第二期机械班”正式开学。由此，我党第一支航空队诞生了。虽然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下，这支航空队在我军序列中未有正式命令和番号，但在我党内部都称之为“新疆航空队”。

航空队四十三名同学是清一色的中共党员，分别是来自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的干部，年龄二十岁左右。全队分为飞行、机械两个班，前者学习飞机驾驶，后者学习飞机维修，飞行班二十五人，由我任班长；机械班十八人，由严振刚任班长。全队建立一个党支部，我为第一任支部书记。

人生的足迹好似时空坐标系上的一条曲线。这条曲线上的一些机遇点，常常是自己所始料不及的。一九三七年

五月，我和红军西路军四百余名幸存者由陈云同志接应到新疆迪化市。不久，我即进了陈云同志创办的我军最早的一所多兵种军事技术学校——迪化西路军总队（对外称“新兵营”）学习。记得是一九三七年十月的一天，陈云同志找我谈话。他在详尽地谈了筹建我党航空队的设想之后，指示要我做好留在新疆学习航空技术的思想准备。此后，属于我的那条曲线就与航空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航空队筹办期间，中央领导同志时常给予我们关怀和指导。许多深情的嘱托和远见的阐述，至今言犹在耳。陈云同志曾说：“你们将是第一批红色飞行师，是红色空军第一批骨干；要有坚强的毅力，一定要把航空技术学到手！”周恩来同志两次路经迪化，专门接见了航空队的代表严振刚、朱火华和我，转达党中央对我们的亲切关怀和勉励。他说：“我们党迟早要建立自己的空军。你们四十多名同志既有能飞的，又有会维护修理的，一有飞机就能形成战斗力。党中央对你们寄予很大期望。”陈潭秋同志一九三九年秋出任党中央驻新疆第三任代表后，直接领导了航空队的工作。他坚持每两星期听一次汇报，参加每一次党支部大会，亲自给我们上党课，具体指导航空队的学习与思想政治工作。

从一九三八年四月四日我们首次插翅云天，到一九四二年夏季，除去调离、病故、牺牲者外，实际学成三十八名同志。在漫长的四年多时间里，我们牢记党的嘱托，以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精神攻克了学习中的重重难关，取得了优良的成绩，赢得了苏联顾问的交口赞誉和盛世才属下军官的心悦诚服。航空队二十一名飞行员全部完成了苏制P—5型侦察兼轻轰炸机的技术、战术训练，其中九名

飞行员还基本完成了当时较先进的苏制 u—15 和 u—16 歼击机的战斗训练，平均每人飞行二千多个起落、三百多小时。十七名机械员也熟练掌握了上述机型的维修技术。

一九四二年夏，在蒋介石软硬兼施之下，盛世才出于其反动军阀本性，变亲苏联共为亲蒋反共，新疆局势迅速恶化。

一九四二年七月十日，我们被迫停止飞行训练，离开航空队。不久，盛世才发动“九·一七”事变，将包括陈潭秋同志在内的我党在新疆工作、学习、休养的一百多名同志逮捕囚禁，航空队全体成员亦未免其难。从此，我们开始了长达四年之久的铁窗生活，直至一九四六年六月党中央把我们营救出狱。

即使是在牢狱中的四年，航空队的同志们亦未泯灭重返蓝天的雄心。我们曾自觉地复习航空理论，强烈地憧憬着为将来的红色空军效力。当听说不久后我们可获释出狱回返延安时，同学们欣喜若狂，感慨万分。感慨之余，不擅诗律的我曾悄然提笔在一张纸头上写下了四句，以表当时的心境：

航空火种燃西陲，  
阴森铁牢岂可摧！  
他日东行燎原势，  
万千神鹰振翅飞。

## 激动心灵的欢迎场面

经过一个月的跋涉，行程三千余公里，我们于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下午到达了延安城外的七里铺。党中央组



织了近万人夹道欢迎。朱德总司令和一些中央首长亲自到场迎接我们入城。到处是亲切的笑脸，到处是此起彼伏的口号，到处是喧天的锣鼓声。我平生还是第一次置身于如此激动人心的热烈场面。四年中，我们身陷囹圄，心向延安，真是望延安，眼欲穿，归心似箭日如年哟！今天我们终于胜利地回到了延安，投入了党中央的怀抱，我禁不住热泪盈眶。

朱总司令逐一和出狱归来的同志们热情握手致意。当我走到他的面前时，总司令露出了迟疑的若有所思的神色。我当即跨前一步，哽咽着报告：“朱总司令，航空队的同志们向您问好！我……我是吕继熙（我当年的姓名）呀！我……”没等我说完，朱总司令那温暖有力的手一把拉住了我的胳膊，激动地说：“是你？！小吕！好多年不见罗，我真有点不敢认啦！”还是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及后来的两万五千里征途中，我曾在朱总司令身边工作了二年多，当过参谋、作战科副科长。那时我才十七八岁，是个刚摘了“小鬼”帽子的小青年。后来我离开了朱总司令随红军西路军西征入疆。一晃十年过去了，这时我已近“而立”之年。岁月的流逝，战火的熏陶，狱中的磨难，使我的容颜变了许多。难怪连过去熟悉的老首长也不敢贸然相认了。很快朱总司令又从我们之中认出了他过去的警卫员陈御风同志。于是，又是一番激动的答话。接下来，朱总司令面向航空队全体同志深情地说道：“你们是党花了很大心血培养的第一支航空队，是一支很宝贵的队伍。你们受苦了，但今天终于胜利地回来了！党中央和延安人民热烈地欢迎你们！”

听着总司令那动情的话语，好似有一股甘冽的清泉注